

皇
明
大
政
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八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己未弘治十二年正月朔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夷使寫亦滿遠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遠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爲土魯番所破。久弗繼立。近番酋引罪。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

乃請給陝巴蟒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興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督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改林瀚爲吏部右侍郎。

起謝鐸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屢辭不允。

鐸先任南京國子祭酒。懇疏致仕。至是陞侍郎。遣使就其家起之。兩具疏辭疾不允。行次越得疾徑歸。以狀投紹興府。繳進力求致仕不許。又疏求台州府轉奏。知府不敢上。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潘府言當速起以盡正人。之用。使者再至。有司勸駕益急。遂行。至京以求退而得遷。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始受命。

南京兵科給事楊廉疏講書宜用大學衍義從之。

二月以右副都御史陳瑗總理南京糧儲。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李蕙乞歸展墓從之。

北虜犯宣府都御史馬中錫敗之捷奏賜白金文幣。

命大學士李東陽禮部侍郎兼學士程敏政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給事中華昺劾程敏政納賄鬻題下獄候問。

昺言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賄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驕于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

徐泰買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幸免今
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
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係最大豈容再壞

禮部尚書徐瓊等議令程敏政迴避令李東陽重閱硃卷
從之

瓊言敏政私賣三場題目傳誦于外恐或未真况未開
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
經同考試官將場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
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
文叙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
不錄

三月起養病張元禎爲翰林院學士。

元禎養病家居九年召起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倫文敘豐熙劉龍進士及第孫緒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劉潮等二百二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王守仁封新建伯梁材以守正稱。

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賣題事逮廷玉敏政下獄。

廷玉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筭廉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但據廉內所見敏政開卷可疑六事上之。

清寧宮議重修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戶部尚書周經奏止之。

經言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役爲之識者服其遠慮而潛消默奪非人所及云。

四月廷臣會議華景林廷玉劾程敏政事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爲民令敏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主簿廷玉海州判官

初敏政發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爲題人罕知者其昵幸門生徐經平日獨伺得之嘗與南畿解元唐寅陳說至是果以發難舉答無遺二子矜誇雀躍衆議沸騰謂敏政賣題受賄給事中華景劾之瓊關知廉內敏政在棘闈皇惑失措自言夙構試目疑爲家僮竊賣繙閱試卷

凡知策問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給事中林廷玉復疏言敏政受賄。雖無指實。而自言家人竊賣。跡有可疑。詔逮經等俱下獄。經服平日嘗以雙綺饋敏政。敏政受之。出入門下。夙構試目。實從家人購得之。獄成。敏政奪職。經寅俱爲民。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疏乞挽回邪俗。下所司知之。世寧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放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

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于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月。戶部尚書周經等因各處奏災傷。疏請明用舍省冗費。以弭災變。下所司知之。

吏部尚書屠滂疏請禁內降。弭災變。下所司知之。

大意言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突銛鋒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而白身之人。乃或因奔競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爲訓。又曰。今出之傳奉。且漢

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甚
爲政體之累。陛下當遠宗堯舜。近守祖宗。豈可襲
漢唐宋之弊政乎。

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至則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權貴干請。悉拒弗納。近
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利息。敷華謂逋賦乃下剝
上攘所致。而官爲借貸。大非政體。峻爲之禁。又高郵諸
湖隄久且壞。乃爲深溝數道。以緩湖水。寶應多平坡。又
趣令築堤。堤成而水至。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學士李傑祭告。

南科給事中楊廉因闕里災。請更立木主。以革夷教。下。

格之

以禮部左侍郎蔡孝士傳瀚掌詹事府事。

刑部左侍郎屠勳勘戚畹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事。直田歸民。上從之。

勳上言食祿之家不言利。况母后誕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地。臣以爲不可。上嘉納。歸其田于民。

加南京兵部尚書張悅爲太子少保。

七月。以右副都御史王儼巡撫山東。

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戶部尚書周經奏止之。

經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鍾建議增築邊牆。下所司議行之。

時朶顏虜勢日猖。武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雍泰巡撫宣府。

泰剛明正直。不附權勢。先任浙江布政。民多販私鹽。泰先收勢家治之。衆遂息。故推任之。

改倪岳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湖廣分巡荆襄僉事李善計擒妖賊何淮。平逆黨。詔陞

俸一級

何淮僭號稱王與其徒五百人攻陷城池劫掠鄉聚居民大驚恐不可撲滅呂高者襄陽指揮也善捕賊乃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窖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

南京福建道御史洪遠上言弊政下所司知之。

一抑異端以守勅命一弭人怨以全貴戚一辨邪正以定國是一勤修省以回天變人多壯之。

九月致仕大學士徐溥卒贈太傅謚文靖。

戶科給事中叢蘭上疏弭災實行下所司知之。

蘭言今日之務在惜人才慎舉措恤畿民撫邊戍警

玩杜貪殘元惡如中官汪直輩之陰圖復用奸貪如侍郎林鳳輩之未見罷黜左道如太常寺卿崔玄端之紊亂舊章皆宜懲處以順上天遏惡之命。

以秦民悅爲南京吏部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因災異率九卿陳時政二十八事下所司議行之。

南道御史王啓劾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事不報。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

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虜寇榆林寧夏大同。

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吳寬率僚屬上疏請東宮勤學。

上嘉納之。

寬言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中。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住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以楊守卬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改金澤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大同缺馬。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准給糧料市之。戶部尚書周經力言非制。上改命以馬價充用。

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

壓之文爲據詞甚激。

清寧宮興工。詔許番僧入宮慶讚。吏部等衙門尚書屠瀆等疏止之。

疏甚剴切。未復云。自今以後僧道之流。並乞杜絕。齋醮之事。並乞停止。崇聖賢之正道。守祖宗之家法。俾天下後世有所取則。皆嘉納之。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召何鑑爲刑部右侍郎。

十二月。刑部主事鄭岳無罪下獄。戶部左侍郎許進以微譴疏雪之。

庚申。弘治十三年正月。

朔

命法司刪定問刑條例。

時法司病累朝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請勵精勤政。上嘉納之。

健等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至寢閣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荐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二月命戶部左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莊田事。疏係民業。上從之。

進會巡撫高銓勘寃聲撼野至毆州縣吏不得行。許遽欲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爲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得罪何？請勘實以聞。上雅愛小民，必不忍奪其生業，以利左右。進以爲然，遂一勘實。遂疏實係民承買納稅養馬地土，宜照舊管業，事得不行。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敷華奏江西南兌糧改折從之。每石陸錢折銀二十五萬兩。

三月，給事中曾昂疏請括諸藩庫貯戶部尚書周經議止之。

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令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齋醮土

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
藏富于民之意乎衆皆服其議。

問刑條例成。

召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廷瓚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
疾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虜酋火篩入寇宣府大同。

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
白羊倒馬等關。

吏部選進士江潮等爲御史。上震怒黜潮等外任。

時不中選者讒于大學士劉健曰新選江潮等素毀閣
下。今任言路不利閣下也。劉健信讒密奏曰江潮等皆

新進浮薄。不堪風憲。上震怒。由是吏部認罪。而各官皆黜。豈古之休休者歟。

四月命平虜將軍平江伯陳銳提督軍務。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許進率師禦北虜。

總兵多帶領諸貴遊子弟爲叅隨諸目。初意欲叨冒功次。進出居庸關。卽下令曰。叅隨諸人。旣以自備鞍馬廩給。每日止給行糧三升。到鎮卽編入行伍聽征。敢有買功。并侵擾地方。以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爲媒孽。

命大理寺右少卿張泰會武臣勘皇莊。奏係牧馬草場。從之。

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泰訪得永樂

中開設圖本按之權貴始服。

五月甲寅朔日食。

彗星見。

禮部郎中蔡清疏時政以弭天變。下部知之。

清因彗見言通賄李廣者尚在朝班。是紀綱廢弛。故士風日壞。甚至宦官廝養宅舍擬公侯。金銀動萬計。而錙銖取民者。多充庸將之家。轉運權倖之門。民力屈。兵力弱。尚忍言哉。今欲揀之。必先正心用人。

兵部尚書馬文升以星變乞致仕。不允。

吏部尚書屠滂。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以星變乞致仕。許之。

濟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墾書。給驛以歸。但經以守正准歸。人多惜之。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勅使臨門。卽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飢兒之得乳母。至則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便役法。凡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駭駭樂生矣。

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

以右都御史呂鍾爲戶部尚書。

以掌詹事禮部侍郎傅瀚爲禮部尚書。

以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

以工部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

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

以上皆署印侍郎林瀚韓文推陞。

提督宣大軍務侍郎許進劾總兵官王壘平江伯陳銳畏縮玩寇。詔以叅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行取回京。

翰林檢討劉瑞疏弭災八事。上嘉納之。

曰崇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思旌直言勵士風喪小民御戎狄。

六月。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本各議去留。健等請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亦

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卽令撰手勅。旣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單。

時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

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

以梧州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改南京吏部尚書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南京戶部尚書梁璟南京工部尚書蕭禎以星變乞致仕。允之。

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右都御史翟瑄以星變乞致仕。不允。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瀚力論其僞。上從之。

翀言乞頒示天下。以爲傳國之寶復出。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爲寶。得之者君臣

動色相慶我太祖以聖德受命制一代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籍于彼哉上迺以
其璽屬庫藏之

七月北虜寇榆林

以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

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董越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翟瑄爲南京刑部尚書

起養病廣東右布政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

理操江

以陳道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刑部郎中彭澤以北虜犯邊上攻援四策下部格之

八月兵科給事中柴昇劾平江伯陳銳侍郎許進老師玩寇無功而還上令陳銳閑住進致仕

山東臨清兵備副使李善詰獲假稱錦衣官校奏聞罪之一日報錦衣衛千戶劉海與一校尉同乘舟至聲勢甚大見而疑之執劉海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曾貴也聞者以爲神

巡撫都御史張縉條陳地方八事下部議行之

順天府尹張憲請寬恤畿民五事下部議行之

以右僉都御史張縉巡撫保定

以左僉都御史陳瑤巡撫遼東

改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陝西。

檢討劉瑞因北虜犯邊，疏下詔求才，嚴賞罰，定戰守，下部知之。

九月，以右僉都御史陳壽巡撫延綏。

以王葵爲吏部右侍郎。

上御午門，讞審大獄。

兵科都給事中叢蘭率臺諫申救中官何文鼎，以直言得罪，下獄，尋釋之。

文鼎掌乾清宮門，屢諫壽寧侯往來非制，不從。欲手刃之。上與后大怒，親杖之。文鼎惟以不敢犯。太祖家法爲對，君子壯之。

南京光祿寺少卿楊廉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下所司知之。

十月以右副都御史劉璋巡撫甘肅。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敷華因久雨搬運不前奏京倉糧五萬石于通倉收從之。

巡撫大同副都御史洪漢以邊師失利被劾閑住。

以王儼爲戶部右侍郎。

以熊翀爲兵部左侍郎。

以熊繡爲兵部右侍郎。

十一月北虜寇偏頭關。

兵部奏禁沿邊林木從之。

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
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發烟
瘴地面充軍若職官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
文職降邊遠叙用。

吏部右侍郎王鏊疏邊務八事下部議行之。

一曰定廟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
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雖忤權倖率
多施行。

以右僉都御史劉宇巡撫大同。

巡撫保定都御史張縉疏地方事宜八條下部議行之。
命右僉都御史王鑑之巡視偏頭關等處。

至則增要害，撫軍士，禦虜有方。虜不敢犯，劾太監總兵等官羅玉等巧取軍士材物，邊境肅然。

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僉都御史，經略邊關。

首陳謹邊關以防衝突五事，九載秩滿，擢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衆遂舉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命先赴宣大會計馬兵芻糧。虜退還京，命蒞院事。

十二月，以右僉都御史劉纓巡撫四川。

虜酋火篩入河套。

辛酉，弘治十四年正月。

朔陝西地震。

時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韓城縣尤甚，聲

響如雷。傾倒官民房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五十。白朔至望。震猶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

詔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

馬文升集廷臣計議方略。凡十三條。于內欲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關便宜處置。及府藏官銀。不宜一毫妄費。凡奏討鹽引。一切停革。尤剴切時弊云。

虜酋火篩擁衆入寇榆林。

詔議增蘇松折銀。以吏部尚書倪岳言止之。

馬文升上言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少增之庶國用足詔下廷議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

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下所司知之

時陝西地震水涌俊上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弭災急務上嘉納之

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古典凡言地震者乃

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于元旦者。亦未有裂地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凌之兆。亦已明矣。且王小子部落日衆。酋首火篩。梟雄桀黠。往往以計敗我官軍。值茲民困財竭。兵衰將懦之時。而欲安內以攘外。修德以弭災。亦甚乎其難矣。伏望陛下。祇畏變異。痛加修省。節金帛。以備緊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靈。庶幾有賴。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禮部尚書傅瀚率九卿條奏弭災時政三十一事不報復
疏乞宸斷報可。

初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因疏言今賦重役煩
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陝
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
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
留中又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
以實厲者所陳謂當如拯焚猶恐不及社側聽彌月未
賜宸斷何以剴天意哉疏上報可。

命征虜將軍保國朱暉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率京
軍禦虜。

虜勢猖獗。上召文升至內閣咨以戰守之宜。文升舉暉與琳率官軍禦虜。至河套虜遁而還。

巡撫延綏都御史陳壽率軍擊虜大捷。上降勅獎勞。賜賚加俸。

時大虜在邊。羽書交至。鎮城晝閉。道塞不行。壽分布兵馬爲十路。各屯駐要害。使相應援。多遣覘卒。哨探惟謹。軍勢大揚。虜分兵入寇。壽躬親甲冑。爲將帥先。遇賊鏖戰三十餘合。擒斬八十有餘。未幾。火篩脫羅于諸酋糾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壽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擁左右數十騎據胡床。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旣而諸路將領以壽方

略邀擊賊皆大捷斬首若干級捷連上。上降勅獎勞。賜賚加俸。初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兵比壽屢捷而王師已至總制者請破其巢未得命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束所費不貲壽議出境揚兵牧馬卽採草紆急衆恐墮賊計壽請以身先之保無事所費省若干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姪名戰籍中當有賞壽曰吾子弟侄皆不諳弓馬竟不許識者多之。

三月保定府臣獻白鴉以爲祥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太僕寺卿儲燿請勅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奏。

對之辭。具本進覽。宣付史官。下所司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韓重巡撫遼東。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歲減防秋官兵六千人。從之。

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計。

以右副都御史葉贊。總理南京糧儲。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率九卿上弭災十二事。下部議行之。

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莊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

政。省供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

四月。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敷華。奏定軍民運船。與王府

官校。紅兩。并夾行。從之。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雍泰。被讒閑住。

參將李傑爲輔臣李東陽侄恃援橫作不法泰令縛下
以大杖擊之三軍股慄由是被譖罷歸居韋曲。

雲南思疊梗化吏部尚書倪岳議遣藩臣有威望者巡視
詔從之。

守臣議欲進兵兵部馬文升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
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岳言用兵之法
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疊
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
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
用兵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

五月以右僉都御史杜忠巡撫延綏

戶部尚書侶鍾等疏時政十二事，詔從之。

鍾以四方多災，報乃疏重京儲，慎庫藏，寔內帑，省供應，度邊餉，清鹽法，均禁例，備芻料，節香蠟，戒陪尅，處存留，恤災傷十二事以聞。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南京國子監祭酒。

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官。

以右副都御史王鑑之撫治鄖陽。

鑑之蒞政，力除貪酷，時有不堪者，乃自草疏投于所厚，近侍者謂撫治之官，古之所無，今之暫設者也，欲取回京，時有待選士效借寇故事，并疏政事，謂一日不可無此官，奏聞寢其事。

七月虜酋火師復擁衆寇大同威遠

尚書馬文升言乞命朱暉等整擗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旣而虜引去

大學士謝遷疏安邊機宜上卽行之

工部尚書曾鑑奏定遞減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價銀有差詔從之

天順以前各王府將軍而下官室墳塋皆官爲營造成化中始定爲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荆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並郡主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

至各省王府房。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擴銀明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因各處災荒故奏遞減。廣文挺學僉事宋端儀卒。

端儀莆田人。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給事中王洧奏太常寺缺少卿。請簡用儒臣。不報。

時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原任太常寺少卿王佐。太僕寺少卿儲燿。通政叅議陳勗。營繕郎中李堂俱堪任。奉

旨太常寺堂上官內推兩員來看蓋佞幸主用道士出身欲陞寺丞趙繼宗等故洧奏乞扶持正道

掌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謝鐸疏風教四事下所司知之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大略于闕里立廟別祀叔梁紇配以顏路曾皙孔鯉黜吳澄從祀各省舉部屬等官考試并嚴考歲貢之類俱切風教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閏七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遣兵捕殺奪嫡土官黃理伏誅

先是知州黃智永生子長英次敬又次鍊英先智永故而英子鈞當襲敬之子塗欲立其子理乃賂思明府申理當襲潘司駁其妄將罪之理遂糾遷隆崗王愷兵攻州奪印官司擒理下太平府獄暮夜越出乃受愷兵破執鈞子濬漢支解之。六夏以兵捕理伏誅。

督糧山東叅政柴昇奏水旱租稅已經奏覆乞督收原價從之。

初租稅已奏覆而戶部因邊警檄徵昇部運米麥草束原價糴鬻不足部檄增若干又徵解京又不足巡撫檄借官庫銀若干又不足昇具論民無餘力可以再徵庫無餘財可以再借論入得暫收原價。

命工部右侍郎張憲總理易州山廠。

統郡八役民數萬趨走之吏自郡倅而下餘百員故爲姦利憲曰近賦易汗君其可不慎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餽簿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期柴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于是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欠日漸以完矣。

巡鹽御史馮允中疏請各邊中鹽照舊制召商納本色下部格之。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撫山東。

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尚書。

虜酋火篩寇固原罷恭順侯吳鑑以武安侯鄭英率軍禦

之

戶部等衙門奏定宗室祿米減折例從之

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日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
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
齊糧麻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
郡主而下祿米俱本色四分折鈔六分

以南京右都御史陳道爲南京刑部尚書

本兵應軍興議加南方折銀大學士謝遷奏止之

初每石議加三之二遷曰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
銀以寬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蓋節用以紓之虜騎
尋遁國用不乏其事遂寢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謝丕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學士梁儲侍講張燦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深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諭德王華侍講劉忠是科十名以前官至尚書侍郎詹事都御史太常寺卿府尹凡七人。

九月丙子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汪奎巡撫貴州。

內旨差中官王端往武當山設像掛幡修舉齋醮。命內閣撰勅并祝文大學士劉健奏止之。

健等言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

餽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報罷。

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各疏乞停送武當山神像從之。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在吏部。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人不敢干以私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爲謙之爭子云。

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起戶部尚書秦紘兼左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

初南京守備魏國公徐溥特疏絃可當邊關重寄直北虜犯固原等處特起絃爲戶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十五年特命照王威寧例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軍務巡撫而下咸聽約束遂爲定制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遣兵捕攻上思州土人黃金誅之

左州土官絕改流官治之土人黃金挈家僑居上思州後歸賂吏目趙綸申金係官族當復土職至是又賂吏目汪文疏之俱不報會督府徵兵于州金願充頭目率兵以從旣而違期府遣州吏目黃文通促之不發乃火

其營金忿遂與其黨率所領兵還攻州治焚文通家殺其子武盡掠州民貨畜屯聚自保大夏遣兵捕金下獄改總漕右都御史張敷華掌南京都察院事。

敷華振揚風紀鈐束各道無敢緣法爲市務崇大體慎廉隅又介特蘄然不輕言咲足以表正臺官。

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還朝議邊務十三事下部議之命刑部左侍郎何鑑賑濟兗州徐邳等處大旱。

首陳五事一借糧餉以資賑濟二乞通融以拯時艱三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寬差役以寬民力五停工作以待豐穰悉報可時巨盜弄兵亟命有司賑濟飢民招撫流亡牛具種穀區畫備至。

十二月改右副都御史張縉總督漕運

督餉榆林工部右侍郎李燧還朝疏安攘十事下部議之論外攘宜先治內今盛齋醮嗜燕遊寵他技以雜金紫畜異禽以糜梁肉此奸漸長恐顛正道遠人偵伺以順逆邊方觀示以勤惰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

朔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左都御史戴珊等考察庶官命有被黜奏辨者容內旨再覈實文升執不可覆止之

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考功郎中楊旦毅然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珊亟是率而馬公亦悟竟覆罷再覈之命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爲己任。命下人心翕然稱服。江西盜起。勅副都御史林俊巡視兼督軍務。

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

內旨傳陞盧龍衛指揮使胡震分守通州。御史劉玉乞塞倖門不報。

玉言。陛下卽位之初。革傳奉以清仕途。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以傳奉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乞備倭登州。今則胡震又以之分守通州矣。且王寧夤緣之初。兵部科道

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將讜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

二月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讀學士劉機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檄棘取中式舉人魯鐸等三百人。

禮部尚書傅瀚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懿。以禮部左侍郎張昇爲本部尚書。

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潘蕃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吏部尚書馬文升上弭災三事。上納之。

一曰裁冗官。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

歲寔支米不下萬石。而折銀折絹。又不止數萬。若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以致邵賢方誌朱瓚鍾鉞任穀之徒。播告而來。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三曰革濫進。言胡虜犯邊。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壞選法。人民受害。

陞提督山西學校僉事王鴻儒爲副使。仍督學校。

鴻儒督學。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

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三月詔陞開城縣爲固原州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已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戶部尚書侶鍾䟽九門內臣職譏察不可干國課從之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康海孫清李廷相進士及第周煜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卞思敏等一百九十五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何瑋張潤魯鐸俱著名

廣東左布政使周孟中乞休進右副都御史致仕

四月以羅欽順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命秦紘以原官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自巡撫而下咸聽約束遂爲定制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疏乞宥逮獄御史以全風憲之職罷
傳授中書以杜倖進之門忤旨不報

時御史巡按歸以貴戚譖下獄有一二儒生黃緣內戚
求爲中書遂疏天命天討貴協天下之至公疏上忤旨
及自劾亦不報

以右僉都御史劉憲巡撫寧夏

五月庚午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張撫總理南京糧儲

江西提學副使邵寶請巡視都御史林俊修濂溪書院檄濂溪族孫守祠。

寶督學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習改觀。又改建白鹿書院。清學田。定課程。動關風教。

以文選司郎中喬宇爲太常寺少卿。

以右副都御史魏紳巡撫應天。

兩浙大饑。命副都御史王璟巡視。璟做富粥青州。救荒法行之。

六月以右副都御史韓重巡撫湖廣。

以李孟陽爲南京工部尚書。

中官以宮殿傾圮欲修之。孟陽徐曰。萬世不拔之基已。

有定所修此何爲議乃止南畿織造多取資董課歲久爲勢家所侵乃清查之於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

以右副都御史林元甫巡撫四川。

七月虜寇大同。

以右副都御史劉洪巡撫貴州。

南京戶部尚書梁璟卒。

以右副都御史孫需巡撫河南。

時河溢且嚙汴城民流移載道乃議使役以築堤而予傭錢令出趨者萬計隄成而飢復濟公私便之羣盜橫行令督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取其贓散州縣以充給濟之費他若讞獄平賊鋤強植弱孳孳在念民所便。

不便皆以次行。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于家。贈太子太保。謚襄毅。以右副都御史畢亨巡撫甘肅。

清出匿占軍士三千人。又簡餘丁爲邏卒。莊浪有警。踰時城晝閉。乃率師直抵城下。開屯于郊。令士卒樵牧。有餘芻。官給價以充儲峙。軍威大振。虜遁去。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尚書秦紘奏修豫望石峽口雙峰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從之。

甃石爲垣。裹鐵爲門。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

南京吏部右侍郎楊守陟考績至京。留修會典。

內閣以會典修久未完。守陟精于史事。奏留校閱。與吳

寬同事。勘訂精審。居五月。書成。賜宴禮部。請還任。許之。錄校閱功。遷左侍郎。食正二品俸。賜寶鏃羊酒。起學士張元禎爲南京太常寺卿。

九月庚午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劉聰巡撫宣府。

廷議樂工袁林瘦死事。刑部尚書閔珪執擬郎中丁哲御史陳玉如律。詔竟從末減。

林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乃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哲冤。并下獄深治。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

十月以楊一清爲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

一清承命徧訪朝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其所知復請擇材任使旌別淋憲故官勸政舉宿弊以革又處置收養茶馬鹽馬實濟邊用。

江西盜起戶科右給事中吳世忠劾巡撫都御史韓邦問懦緩不施一策及知府李復真王塘貪刻等情下部議之勅南院僉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設法撫捕盜賊并勘吳世忠所劾事情。

時言江西盜賊之起由賦役不均官司坐派稅糧等項往往徇情畏勢陰佑巨室貽累小民以致窮困無賴相率爲盜而豪官大姓假以佃戶名色窩隱及至事發又

曲爲打點脫免。故勅嚴禁除之。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謚莊簡。

悅松江華亭人。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尚書王恕去位。衆望咸屬悅。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悅直視不答。其人懼而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及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

所預。

以王宗彛爲南京禮部尚書。

以馬廷用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給事中徐蕃疏。蕃畜牧以威遠。事下兵部議之。

一曰併茶馬以期實用。言將巡茶御史暫取回。責成都御史楊一清整理。待成效之日。差御史巡察。三年一換。

一清草場以便畜牧。言追復曠野。侵地撫按。毋得干撓。

一清軍士以足牧丁。言勅本官將原額逋逃者清勾。戶絕者僉補。一崇分別以勸賢能。言將見任老懦者上聞黜退。政績著稱者量加旌揚。一分委任以共事功。言勅本官選兩司官一二才幹以佐經理。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

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董鎮守怙勢凌侮縉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誰何首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

賜勅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讎指爲故殺訟于官者獄旣成哲復訊見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諸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久之真盜出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

無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爲稱首云。

十一月雲南晝晦五日。命考察雲貴官員。

戶部員外郎席書疏致災在朝廷不在雲貴。在大臣不在小臣。上從之。

以右副都御史何鈞巡撫山西。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奏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從之。

寧庶人宸濠奏易府殿琉璃瓦。巡視都御史林俊請切裁止可之。

濠貪譎伎害。倍取祿米。官校害人。侵牟民利。俊一切裁之。至是又疏極言其非。謂乞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

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橫。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如俊言。人服其先見云。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河喬新卒。

喬新性剛介。寡與。歷官皆久而後遷。自少好學。公退書聲朗然。聞戶外。雖親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讐校。所著有宋元史驚兒周禮集註。椒丘稿。所編選有文院羣玉。唐律羣玉。續編百將傳。先賢琬琰集。皆藏于家。卒以弘治壬戌臘月。巡視江西都御史林俊疏其宏德。遂學。宜贈謚。并乞謚文。猶有阻者。嗣是吳給諫世忠申論。至正德丙子。廣昌令張深又再論。上曰。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

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甘肅副總兵魯麟結嬖近求爲掛印總兵兵部尚書劉大夏執奏不可止之。

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宣府巡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刑部尚書閔珪。讞罪止道明餘悉釋免從之。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十九萬有奇。

癸亥。弘治十六年正月朔。

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寬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

吏部尚書馬文升疏選輔導以全宗室。上從之。

文升言各王府蕩制踰軌非禮之爲靡所不至必選國學鄉學師儒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爲善之路誦祖宗之訓以啓持正之心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得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奏聞郡王所爲未善教授藩王得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密具奏聞若干官闡重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

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寺事

志端發身樂舞生以吐音洪暢儀度閒雅擢太常贊禮郎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蔭姪承祖爲鴻臚序班

江西新昌賊首王五率衆投都御史林俊并擒惡黨四十人自効賊悉散。

以右僉都御史張鼎巡撫遼東。

兵部尚書劉大夏應詔陳言光祿寺無名供億。詔罷之。

大夏因應天鳳廬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辦卓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上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寺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云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二

省。

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弊。雖險阻瘴癘，人跡所不到之處，一一履行。秦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數十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爲奪其牛不還者，聞瑩至，走愬之。瑩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瑩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搗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卽歛兵退，其爲蠻夷畏服如此。

駕帖下河南，取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孫需上疏，不可以耳目之玩勞民。命止之。

三月，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

時都御史韓邦問被劾致仕。改命俊巡撫。

巡撫順天都御史洪鍾奏創浮橋于通州以利病涉。

大明會典成禮部尚書張昇查舊章自總裁以下皆賜宴。
奏請舉之。

戶部尚書侶鍾疏乞減冗費不報。

時國用不足鍾上疏言冗食太多宜汰內降官吏光祿寺供應太繁宜減內侍及畫工番僧酒饌天下有司存留糧稅歲不充用宜自郡王以下量爲裁處太倉銀不宜收入內庫內庫所蓄金帛不宜修齋造像及充私賞城門中使不宜干預國課朝廷難之。

四月以焦芳爲吏部左侍郎梁儲爲吏部右侍郎。

掌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謝鐸請以本身考誥命易旌表祖母趙氏貞節。上特旨與之。

趙氏守節已死未蒙旌表凡例死者不旌因鐸請破格行之。

勅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同刑科給事中湯禮敬刑部郎中邵蕢勘問巡按御史王哲鎮守太監董讓訐奏事情。

哲奏讓方命不職隱蔽賊情讓亦奏哲欺壓鎮巡妄自尊大。

以陳壽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五月貴戚乞長蘆兩淮鹽引得旨戶部尚書侶鍾執奏請寢成命以杜將來不報。

鍾見報罷漸多，乃復上言其畧曰：臣曩言二三事，皆爲國計。未蒙批荅，伏乞宸斷。凡臣章奏事干貴近者，亦乞施行以通下情。上是之。

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引言兵政弊端，未能悉革，求退。上不允，令開具弊端。

大夏陳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曰漕運本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固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道公行。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右副都御史督兵討之。

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命南京工部侍郎高銓賑濟江淮陳荒政八事從之。

巡撫江西僉都御史林俊丁憂。

六月鎮遠侯顧溥卒命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以韓文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先是會守備中官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嚮以爲可否。文曰。事之可否。有理與法。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嘿爲避禍計耶。遇事輒昌言。商確聞者無不敬服。時值水旱相仍。民飢而死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拯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以待耶。卽得罪。吾請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賴以安。

命工部右侍郎李燧往視山東漕河。

上言堽之壩毋毀。洸河之塞毋通。浚泉疏水。漕利可復。又請祀尚書宋禮。俱報可。

七月。以王儼爲戶部左侍郎。顧佐爲戶部右侍郎。

北虜入鎮原靖虜平涼巡撫陝西都御史周季麟調兵却
之

八月沁陽知縣馮憲忤宗藩逮獄巡撫河南都御史孫需
奏令如反汗有戾舊法命止之

初有旨下撫按官會訊尋復遣校尉逮付詔獄故需疏
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服闕到任

懋在監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比論理道探索隱幽
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得失五經論
難若持挺撞鐘迎手而應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
不會

九月田州土官岑濬寇永定永順二長官司奪據其地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潘蕃請兵討平之。

兵克諸關隘濬走舊城副使姜綰等率兵圍之濬自經死函首詣三府梟諸市遷其母孫兄弟于福建懷安妻妾子械送京師入功臣家爲奴改泚官府以守之。

十月前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

政要凡四十篇。

召張元禎爲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

命侍 經筵并侍 東宮講讀。

御史楊儀挾私劾禮部尚書張昇不報。

儀之子從禮曹閑遊偶遇昇朴之遂挾私上劾衆多詆

儀不能責其子。反咎大臣。故不直之。

十一月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奏清出荒占牧地數目。下部知之。

清出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一十一畝有餘。本年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二員。專候委任。及填簡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

武崗蠻寇平。賜劉健李東陽謝遷俘奴各一人。

十二月。以右副都御史張本巡撫江西。

時袁瑞間盜發。特榜示之。諭以生殺利害。盜遂逃散。地方以寧。凡百設施。一從寬厚。而周窮濟急。伸冤理枉。惟

恐不及。蓋本守吉時。威名素著。故民懾服。自不敢犯。巡撫貴州僉都御史劉洪奏平黨惡普安阿方車等。上賜勅褒獎。

初王軾既平女苗米魯而阿方車等竄逸山寨拒命。洪追劾先守臣邀功啓釁之罪。削奪恩蔭。遂練兵誓衆。檄宣慰使司世榮父子。指授方畧。協力効命。草薙而禽獮之一境始平。又議增築新興平夷所諸要害。城郭定夷民姓氏。黜官吏貪鄙。凡興利除害事宜。悉次第行之。功上。上賜勅褒。謂尚書劉大夏曰。劉洪會幹事。蓋以大夏薦之也。時議欲進秩督蘇松糧餉。衆以貴州甫定。未可遽移他所。乃止。

甲子。弘治十七年正月。

朔。

賊發寧夏慶府恭王墓。

詔江陵王封世子彥汰嗣岷王爵。通渭王旭樞嗣韓王爵。都梁王祐櫛嗣荆王爵。

以布政使文貴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貴不達大體。在鎮久。後因災傷於中。鹽商人擅改本色。爲折色。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謠。

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乞終養許之。

茂烈福建興化衛人。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導。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後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

爲類爭者媿服。時守張本以嚴擊強。徐輔以寬。當道尚
深峻。徐開解爲霽。信孚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考
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爲救。爲監
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身繫風紀
之重。尚書侶鍾子受賂。崔玄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
言者屢劾。茂烈再劾侶去。而崔猶留。乃以母老乞終養。
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
則執小油葢。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韶孫輔。嫁具涼
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
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
土苴耳。

內旨修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疏諫止之。

健等言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囚斃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公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

改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鍾撫雲南。尋改撫貴州。權貴奪民產及牧園草場。悉還之民。權貴數短于上。遂移之。

三月。上授帖于兵部尚書劉大夏。陞李傑爲宣大總兵。大夏執不可不從。

李傑求近戚干。上欲傳奉得之。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請？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說知。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大夏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大夏授一帖子，啟視之，乃朱書李傑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上既下六部推舉，只以當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上徑從內批出，用李傑。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大夏獨對，上乃曰：向用李傑，蓋不得已。今敗事，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

哈密阿字刺等逐陝巴以真帖木兒守哈密。

阿字刺怨陝巴培刻陰誘土番阿黑麻子真帖木兒守之。

改右僉都御史劉洪巡撫四川。

松茂番夷肆亂。上以洪久諳戎務。復改蒞巡撫。賜璽書。俾專征討。乃建戰守二策。申嚴號令。躬率諸路軍馬捕勦。且宣布朝廷德意。示以禍福。散撫其衆。由是列柯空龍二寨爭相斬首惡。出獻納款。疆場遂清。

改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順天。

上以御馬監及京營草場地土之在薊州者與民產錯置。屢屢互爭。密諭內閣擇大臣勘處。必得其人。廷推季麟。素有才聞。遂特召選巡撫薊州等處。言官劾其移

鎮有負緣意累辨求去不允尋以養病歸。

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疏乞止之。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謚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孝莊皇太后玄堂與英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非大禮當釐正健等

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感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

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深德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議猶可。柰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寢。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

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亦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法。衆皆從之。會議疏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其左奉孝穆。于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奏修舉學政。命禮部議行之。

懋大略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

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

改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孫需撫陝西

鎮守中官劉瑯與需水火剝民自殞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瑯投愬牒者必據法配之。荒裔瑯嘗跪請于需曰瑯不能學公廉益稍縱繩墨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于此耶。需心知瑯必害已亦不為動。日夜圖陰中需大臣之子有怙勢橫於其鄉者需亦裁以法。于是瑯計得行。會陝西巡撫缺遂調往補。蓋大臣亦不欲其久于

沐也

大理寺卿楊守隨疏刑名十事下部議之。

四月授何瑋爲翰林編修。

以右副都御史林元甫巡撫貴州

命內閣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大學士劉健等奏止之。

健等言異端不可信。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

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

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

何賢何能。封號多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

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擬撰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遂報

罷。

光祿寺卿艾璞疏乞減齋醮供事冗費等四事不報。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翰林檢討劉瑞乞更定先師封謚下部格之。

以右副都御史韓邦問巡撫河南。

五月督理茶馬右副都御史楊一清同御史李璣奏請復
金牌舊制詔以檢查未出寢之仍止輪年換易。

都御史楊一清請支太僕寺馬價銀收買種馬發各苑孳
牧下部議之。

一清言開城苑安定苑堪爲上苑廣寧苑萬安苑堪爲
中苑黑水苑清平苑止可爲下苑除每歲給軍騎操外
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疋足勾陝西三邊之用但欠

種馬七千匹計支取銀四萬二千兩

楊一清題請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運茶馬司給價從之。每千斤給價銀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如前所擬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與事例至今以爲便。

加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秦紘太子少保。

紘在鎮修三邊與其腹裏修城堡關隘一萬四千一百九處。剷崖設險三千七百餘里。自是北虜不敢窺伺。時固原城市荒稀。民貧。乃拓其外城。奏移批驗所于此。由是商賈流通。公私兩利。又創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才彬彬相繼出矣。在任三年。邊功孔多。

勅吏部都察院官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燒殺墩軍兵部尚書劉大夏請遣官軍備永平密雲等處從之

大夏具奏北虜大衆卽令在宣府地住牧亦有東行者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有延綏遊兵在此必與朵顏相通留虜衆于宣大邊外以制我之兵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不數十里卽係腹裏朝入搶

掠暮可計歸乞揀精銳官軍于永平密雲等處相幾截
殺仍揀集順天真保等八府民兵備護京師俱切中幾
宜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叅議熊偉整理宣大等處
各邊關糧餉

先是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既稱虜
中有異謀欲搶黃裏黃裏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
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
似有引誘入寇之跡于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遣偉往
各關各預整糧餉以待出師

中官苗逵謀出兵襲虜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論止之

上召問王越搗虜巢之計。大夏曰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獲遁免。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柰今將領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洪國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爲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事遂止。

召秦紘爲戶部尚書。乞致仕從之。

七月虜寇大同。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暖閣議。選京軍出援事宜。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軍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

延綏游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卽日起行。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嚴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稍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僞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

上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出師。大夏奏京軍不可輕出止之。

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千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寬好古力學于權勢榮利處則退避如畏然。及掌誥制久衆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遭徊不進。意寬亦不能無少。

望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互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意屬寬。又固辭之。爲人端清淵穆。不溷溷爲同。不嶢嶢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愠怒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改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

德王奏乞漢庶人牧馬草場。濟南知府趙瑛執歸于民。從之。

舊係屯田。給佃于民。息入官。百姓苦王處。依違弗決。璜竟歸于民。

數經勘

上御暖閣召吏部尚書馬文升議訪察賢否事。

上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麼。文升對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圖報稱。乃命中書扶下階。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奄克孛刺等將阿孛刺等六人殺之。故鎮巡差人送陝巴歸哈密。

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

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詔各衙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召尚書劉大夏。至內殿。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糧。江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翌日即下詔。

虜寇環慶平鳳。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馨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學士江瀾諭德靳貴。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睦宏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學士白鉞贊善費宏。

九月。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政事。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

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諭。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荅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勅京營都指揮戴儀領保定兩班人馬回衛團操。

上欲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問策于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差奏入。上可之。勅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于宮門誣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輩者所爲耳。

清寧宮未完。上令內閣調旨切責尚書劉大夏減軍夫。以大學士劉健言止之。

旨下兵部撥軍萬餘人做工。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

于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事。率意減去人夫。卽調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近者劉大夏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所裁之數。

上欲置大理寺少卿吳一貫重辟。以刑部尚書閔珪左都御史戴珊申揀宥之。

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寺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于獄。上大怒。親鞫于廷。欲置一貫重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

上怒不解。又力諍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

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劾總兵武安侯不職，并疏備邊事宜從之。

一清具疏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俾立功使自効。抑中官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

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

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來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

去舊諛頌之詞。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

上所嚮云。

十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

劉山伏誅。

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調副總兵。歐磐率軍征思明叛命土官黃文昌等勦平之。

自黃瑗歷子震孫紹至文昌。作亂凡四世。悉誅絕之。

召樊瑩爲刑部尚書。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事。

命工部右侍郎李燧巡視密雲邊備。

邊臣奏密雲將有虜。宜備之。上命燧往。召至榻前諭

旨燧至邊首簡將次廣儲乃治壁壘飭器械守險隘梁溝澗開荒田導河流固不備具。

十一月以陳金爲南京戶部右侍郎。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奏請免立皇莊名目等六事上納之。

江西左布政使林泮奏陳濶註禮記集說有功于禮乞從祀孔廟下部格之。

改王軾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十二月議代世子追封祔廟事以少詹事劉機議從之。

時代府世子以酗酒革爵及卒朝廷葬以世子禮其

子嗣王以追封請且欲祔廟下禮部集議不可機曰葬

以世子其罪已原。追封固宜也。不可廟享乎。上以其言爲是。

以黃珣爲國子監祭酒。

乙丑。弘治十八年正月。

朔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會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考察天下官員。汰去不職者三千餘員。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議畢。令內臣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

也。

戶部尚書韓文乞勅重臣。公會計足國裕民。上從之。文言。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

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于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疏乞罷諸內璫田，盡歸之民。下部知之。

時內官奉命勘計寧晉新河諸縣土田，吏稍侵忤，遂奏遣官校捕捉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驚擾。璟備疏其害。二月，聖諭下禮部，令各衙門條陳軍民利病。

聖諭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着

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楊廷和主考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董玘等三百名。

上召尚書劉大夏論今後有當行罷者。密封揭帖。大夏執不可止之。

上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狄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致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

陛下所行宜遠師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太僕寺卿儲耀疏馬政便民四事下部議行之。

一官軍分爲三等。上等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一孳生馬冊。各衙門止須二本。一減省寺丞。專委少卿。一差少卿。查考草場租銀。

以邵寶爲浙江按察使。

寶督學江西有聲。故超陞之。

中貴齊汝奉使武當山。欲載激濁揚清便宜行事于勅中。大學士謝遷執不可。止之。

上召尚書劉大夏議太平事。

上言天下何時得太平。朕幾時欲得如古之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上曰。大學士劉健嘗欲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

命刑部左侍郎何鑑稽覈河南湖廣陝西三省戶口。

適戶部獻民數。上按圖數戶。以爲當今生齒繁盛。戶口宜盈而虧。宜登而耗。弊在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命簡大臣查覈。廷舉鑑。

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指斥弊政。上怒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一曰元氣之病。在士習日下。二曰腹心之病。在內官擅權。三曰民害在重斂。三曰莊場爲畿甸之害。一曰匱乏之漸。二曰盜之漸。三曰壞名器之漸。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言昔者高皇帝置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今且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中外側目。

而視切齒而談。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勢將必潰。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且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疏入。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旣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李夢陽着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預。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旣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懼。

呼 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官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編修羅玘申抹主事李夢陽不報。

李夢陽以論劾張鶴齡忤旨下獄。玘上疏謂鶴齡在肺腑。陛下固將玉成之。若夢陽萬一瘦死。或自裁。乃滋爲鶴齡累。上亦感動。後竟薄責。

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

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

上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管內閣誥敕。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顧鼎臣董玘謝丕進士及第。崔銑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段昊等二百五名同進士出身。左都御史戴珊以疾乞退。溫旨留之。

珊求退不得。言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受知于上。獨不爲我有一言乎。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劉言戴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曰。戴珊在告。臣往

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時。爲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不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乎。劉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以右副都御史孫需撫治鄖陽。

巡撫南畿都御史艾璞平崇明巨寇施鈕二。賜銀幣降勅獎諭。

四月上御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詳議政事。

上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加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興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

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

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

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

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

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

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

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

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

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

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

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卽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董意欲何如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卽濫使如故上曰何

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今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

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

議停當來說。于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荅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及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以張敷華爲南京刑部尚書。

戶部尚書韓文疏陳阻壞鹽法七事。上嘉納之。

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賤賣官鹽之弊。四曰革買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買鹽之弊。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

指摘剴切。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不下。以尚書劉大夏言從之。上因大夏獨對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上領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

兵部尚書劉大夏獨對便殿，密請裁革占役三營軍士，并投充軍騰驥四衛，及侵沒各營草場等弊。上以勿形奏疏諭之。

兵部左侍郎熊繡奉命清騰驥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幾萬人諸閣衛之。

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議政事。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柰何。寄人私書于理不當。且夫役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只。

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
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
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
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
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
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荅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
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旣明習國事。論
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
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乙酉。上不豫。

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

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

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大監扶案，李璫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

辛卯 上崩于乾清宮

壬辰 皇太子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是歲之詔，興利革弊，禁治奸宄，最爲嚴正。健屬東陽代草天下誦之。

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

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御史周倫疏內宮不宜作佛事及遣近邊州縣進香下部議從之

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總兵官保國公朱暉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出師分道禦却之

暉等直搗虜巢虜引去斬獲百餘級

命戶部左侍郎王儼兼僉都御史督宣大軍餉

七月加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保

起致仕戶部侍郎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疏薦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報

廣西提學僉事媿鎮嚴禁巫妖。

桂人尚鬼重巫有所謂山魃卓旺者能為變怪自宗室以至民間尸像而祝之飲食必禱巫覡假其神以惑民者凡四百人鎮惡其為祟作除二妖文焚毀其像痛治諸巫而嚴禁之自此妖不復作。

兵科給事中邊貢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誤用御藥逮瑜等下獄。

八月尊祖母王太后為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氏為皇太后。

詔內帑銅錢免查。

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

瓚等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十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上問內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劉健等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楊守隨泣執，誤用御藥。近侍張瑜

等不宜輕貸。諸闈銜之。

上命太監李榮審錄時瑜及太醫院官。俱以誤用御藥繫獄。榮承內意謂可矜疑。守隨泣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哀憤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豈宜輕宥。榮亦默然泣下。衆皆畏服。

起致仕。戶部尚書周經于南京。戶部懇辭未任。

詔給餘鹽于張皇親貨賣。

致仕。戶部尚書秦紘卒于家。

紘山東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上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謚襄毅。十月。建立皇莊七處。

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
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
莊皇莊。

奉孝宗皇帝梓官葬于泰陵。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卽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
羅祥、白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游、謀議。
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
文臣專權。屢于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及
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上信
之。新差者盡數收回。于是內官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

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上御文華殿召見輔臣部院尚書都御史團營三營摠兵官

以右副都御史劉宇總督宣大軍務。

初劉大夏素薄宇因上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上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十一月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奏增鹽課事宜從之靈州大鹽池增課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二萬引新舊五萬九千九百三十有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卧

引銀一錢共銀貳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
買馬支用及于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皆可行
之永久者。

以右副都御史吳文度巡撫雲南。

以右副都御史張泰總理南京糧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龔元秦起都御史劉纓昭舊巡撫四
川從之。

廣東右布政使柴昇設法招諭十三村積賊捷聞 賜銀
幣獎之。

十二月命修 孝宗皇帝實錄。

火星犯左執法。

左都御史戴珊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珊江西浮梁人。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容。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削章牘。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學政尤著。身旣沒。人至今道之。

翰林編修何瑋請令史官卽時紀錄時政。據事直書。上命所司知之。

瑋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叅之餘。退安私室。于國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奉錢。日支廩給。旣失官守之職。難

迹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起居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于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修史職于久廢，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

人記藏之匱積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謀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懼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天下之用。今諸人于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踈脫，是于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

俊察酒章懋云。

命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張憲清理閩浙鹽法

大理寺卿楊守隨以九年考滿陞工部尚書仍掌寺事

北虜深入固原巡撫楊一清督兵却之。

十二月十七日虜賊五萬餘騎到花馬池北楊柳墩西
空開墻口二十處及將靈州東北清水營壘攻陷深入
固原平涼會安等處大掠。一清率帳下五千餘人趨會
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
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塘
馬營。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賊駭之。又聞一清且至乃
移侵隆德城下。一清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

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陳言治道要務五事。上優納之。大略謂紀元以正德爲名當求其實。必如漢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必如唐劉蕡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臣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爲五事。一曰勤聖學。二曰隆繼述。三曰謹大婚。四曰重詔令。五曰敬天戒。上優詔荅之。

故太監汪直義男汪鈺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兵科給事中潘希曾首疏奪之。

希曾言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官之蔭又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等八事劉瑾等銜之